欽定四庫全書

省齋集卷五

制科策

宋 廖行之 撰

臣對臣聞為治有至理自堯舜以來所以統御人羣牢制萬有其端甚要而不可誣其勢甚順而不可禦事業以之而成治功以之而立皆得是理而用之天下莫之能違也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廣覽兼聽思欲盡天

下之心以興天下之治雖草茅之賤咸得造廷待問豈
將應故事而隆虛文哉顧以祖宗統業之重太上畀付
之勤不以獨智自矜樂與多士講論治道將求至當之
理以振起當世德至渥也臣誠愚戇不足以奉大對然
嘗讀易至恒而得聖人為治之說恒之象曰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所謂其道者果何謂哉亦曰至理
而已理之所在有馴致之功而不可求旦夕之效苟徒
鋭於其初則用意過當不以自弊則以弊天下故恒之

初爻有浚恒之戒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然尤不可以非其道也故恒之九四又有田無禽之喻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茍非其道久之猶無益耳故道雖貴於久成而久尤貴於其道此聖人爲治之成說也夫已得其道而持之以久天下化成何往而不濟哉如此而猶慮實材之未出公道之未行紀綱不張民力尚困人無君子之行國無積年之儲與夫實邉贍用茫無定效臣未之聞也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朕以不敏嗣

承大寶循堯之道于今五載臣有以見陛下不以天位為樂而日以循道為心也臣聞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之為天果何如哉四時之運行萬物之生化一由乎理故造化之功成於自然而不匱堯之為道亦若是而已垂衣裳而天下治非遺物憚勤無意於天下也事事物物各付諸理如衣裳上下之不紊則天下何憂不治哉

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臨御三紀成功大業見諸政教之設施法度之維持風移俗易兵强國富治迹巍巍

盡善盡美貽則萬世陛下既循其道矣則夫為治之至
理心傳神授陛下固已得之誠天下之幸也臣伏讀聖
策曰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庭子大夫褒然待問必有
崇論遠慮副朕詳延臣有以陛下不自恃其聰明將以
博盡下情而求至當之理也臣聞舜受堯之天下恭已
無為盡循堯道然而好問察言舍已從人之心切切不
少怠誠以為君之難莫如保治之不易苟非求賢以自
輔則將任已而徒勞舜雖以大智之資猶不忘取人之

善然則紹堯而循道其要如是而已今陛下思洪太上之業虛已詳延下及臣等臣知陛下之心虞舜紹堯之心也夫豈無博識洽聞之士忠言嘉謨如虞廷之臣上裨聖治者哉臣願陛下堅持此心則虞舜之盛不難及矣臣伏讀聖策曰蓋聞唐虞之世法度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臣有以見陛下稽古唐虞之盛將以增光太上之業而比隆堯舜之治也臣嘗讀書至益之告舜曰儆戒

無虞夫無虞之時人以為忽而益以為戒何哉誠以保
治之不可易也而其儆戒之說則惟在於守法度去逸
樂專於任賢而果於去邪謀有疑而勿成志無往而不
熙不違道以干譽不咈衆以從欲持之以無怠荒之心
則遠人殊俗皆歸往而誠服治而至此無餘事矣彼法
度禮樂久而愈明慶賞刑罰設而不用豈無其故哉宜
乎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凡以此歟陛下以舜紹
堯之心而法舜行堯之道伯益之言臣願以為龜鑑則

凡所以策臣數條皆不足慮矣此唐虞至治之理也臣伏讀聖策曰朕夙興昃食兢兢業業懼無以恊帝華而繩祖武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臣有以見陛下求為治之理而謂可以勤而得之也臣聞勤者人君之能事而非為君之至理苟惟徒勤而非道則雖勞力而無功舜之無為而治彼豈以勤為難哉誠知為君之至理在乎得人而仰成古人所以勞於求賢而逸於享治為是故也當舜之初未遑他務而急於十六相之舉逮乎九官既

命十二牧既建未幾地平天成九功惟叙教孚而刑允
禮明而樂和下而至於遠人柔服舜未嘗屑屑然自用
其力也臣竊聞陛下留神萬幾事皆自决雖一官之命
悉由親擢宰相奉行中書而已臣不知陛下之心謂天
下之事必自為之乃為勤耶抑以為必如是而後足以
舉天下之治耶誠恐有意於唐虞而未得其理也臣願
陛下毋專一已之勤而以求賢為勤則協帝而繩祖武
何往而不濟哉臣伏讀聖策曰間者設薦舉之科下聘

召之命而實材猶未出也臣有以見陛下欲収攬才俊而未得其理也臣聞天下未嘗無才特在乎人主意向如何耳夫人之才揚之則為精鋭抑之則為庸鈍用之則為功業棄之則為浮沉誠以人才之盛衰係乎君上之舉錯今侍從之舉徒云注籍監司之薦唯曰審察初未嘗孰何其人而恍恂其實也故記其名為他日序進之階耳其賢其否朝廷曾無特然旌别之意則凡舉薦聘召皆文具耳側聞比者議臣之請以人材之尚乏而

有別流品明勸懲之言竊以為人材之未盛其原正在
乎此茍流品之無別則清濁方弊於混淆勸懲之不明
則汙累旋加於擢用是雖科目日增鶴書時下彼賢能
之士烏可以旅進而得之哉如此而望人材之盛臣故
曰未得其理也願陛下采議臣之言精選任之際則實
材輩出為國家用矣臣伏讀聖策曰塞僥幸之門申奔
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也臣有以見陛下欲封殖正誼
而未得其理也臣聞公道之與私意二者不能並立公

道行則私意泯私意勝則公道晦然皆非下之人所能為也恭聞仁宗皇帝嘗患躁求之弊欲旌靜退之人乃因宰臣之言擢用好古之士其後正人咸萃于朝私意不萌于下然則公道之行上之人實為之陛下前日減歲薦之數意將以清仕途而省冗員也然薦員之減徒能沮寒畯耳其數既狹則有力者挾勢而可得平進者雖才而不及姦巧之流皆自結於要人以媒進而甘於沉滯者殆莫之察也是乃窒正途而開邪徑耳如此而

望公道之行臣故曰未得其理也願陛下深稽仁祖之意特旌靜退之人則公道自伸而私意泯矣臣伏讀聖策曰廣言路恢治具而紀綱未立臣有以見陛下欲振紀綱以立國而未得振之之理也臣恭惟祖宗尊奬臺諫擢用正人彈雀之諫賞賚而優容四諫之臣並命以章服聖人深意豈惟倚之糾正官邪以杜姦佞之萌抑亦賴其箴規過失以端出治之本臣竊見比來諫者唯置獨員此非可省之官有闕七人之例陛下豈自謂無

過之可言耶抑惡人之多言而姑省其員耶夫人臣之義有犯無隱陳力就列孰無此心然出位而言侵官是戒茍見陛下省員之意皆以無言責為解甘心立仗之馬以保芻秣之豐其為人臣之身謀似若有得而於陛下之國事何補萬分臣竊以為果有意於振紀綱則必自尊用臺諫始誠能選用純正之人列處風憲之地俾得展心畢慮明目張膽論天下之事裨國政之闕則紀綱立而國勢尊矣臣伏讀聖策曰擇守令務寬恤而民

俗未裕臣有以見陛下欲裕民俗以崇本而未得裕之之理也臣恭聞太宗皇帝嘗親擇循吏且謂郡縣之不理皆由擇之之不當誠以斯民之休戚繫乎守令之賢否苟吏得其人則民被其澤也陛下留意吏治凡監司郡守之除授必召見而親察之又嘗特詔吏部銓量縣令以其才之短長而處邑之劇易德意深至篤於愛民然而不職而被劾貪殘而獲罪相踵而未已此其故何耶臣觀州縣之間朝夕所急者財用而已守令相與督

責他不暇恤也添差之官就養之卒月增而歲益經費已不支矣而送迎供饋蠹穴百出官吏侵漁谿壑無厭蓋有律外增租罔利暴取巧為名色並緣為姦欲民力之裕不可得也臣願陛下精選循良之吏稍寛征歛之責俾得究心惠養蘇息財力則民俗可裕而國本固矣

臣伏讀聖策曰贓墨之刑非不重也而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臣有以見陛下有意於抑貪而崇廉矣然理則未至也往者禁戢贓吏詔書屢下將無擇於貴賤而一

施於刑誅意至切矣然前日守郡貪殘之人罷黜未幾
復玷清選以致論駮之言此何為者耶至於歲舉廉吏
之命又有如無聽闕之文夫一郡一道員亦多矣借曰
全材之難豈無一節之士彼抱負清潔多恥自媒上官
未必説之責以必舉猶恐有遺開之以無有闕而已臣
願陛下深求抑之崇之之理而毋牽制於其間則何慮
貪汙之不革而節行之不著哉臣伏讀聖策曰錢穀之
問非不勤也而未能使國有積年之儲臣有以見陛下

有意於裕財而富國矣然理則未至也往者宰相之制
國用未聞有周公均節之方發運之置使未聞得劉晏
取予之義然猶未至病民也今嶺南鹽法之變更官民
皆告病矣始由僥倖之人貪慕爵禄倡為捐利予民之
美名不恤利害相生之實禍夫官自斡鹽以濟經費雖
非令典不過排商賈而已今公無倚辦之背誰能自齎
以取給請之于朝而不繼則有取之民而已況養兵之
費最不可闕苟避之乏興寧無征斂若其愛民而不忍必

且朘兵以兆怨誠恐天下之廣此類實多皆由妄意於更張不究財用之本末臣願陛下深求裕之富之之理而一就法度之中則何患乎蠹弊之不去而儲積之不厚哉臣伏讀聖策曰屯田以實塞下或謂兵不如農臣有以見陛下急於實邊求之於屯田而未究其理也夫國家之圖事不可輕舉而泛為苟輕舉而泛為則非唯事之難成人且得而窺其虛實矣此最不可不謹也且屯田亦古人足食一策耳然必先有一定之規而後可

行也浩亹之事充國講之熟矣故力持其説雖責譙而不改然必罷騎以省費乃能歲月而成功今淮漢之域曠土彌望度為屯田此非甚難而兵農之議久而不决豈在位之臣皆無充國之忠謀耶陛下誠得若人而任之則若兵若農彼必有一定之説遲以歲月當見其成但非可以旦夕冀効耳此屯田之説也若夫實邉之至理臣謂莫若練兵而省費今兵之在籍者動一萬計其間老羸懦弱不足任戰什蓋二三而竄亂名虚籍往往而

有平時耗費大農莫此為甚誠能揀汰冗弱檢核虛僞
則非唯卒乘皆精勇之人抑使大農無蠹耗之弊此又實
邊之本也臣伏讀聖策曰改幣以贍國用或謂鐵不如
楮臣有以見陛下急於贍用求之於改幣而未究其理
也夫濟一時之事者不可不知輕重之權苟無輕重之
權則非唯不足以濟事祇以自困而已夫剛斷足以濟
天下之務神幾聖略冠于百王以此移風易俗以此富
國强兵將何求而不遂然二十餘年治未加進其必有

由矣無亦立政之不審用人之不擇輕舉泛聽徼倖速成有以害之歟此皆未得為治之至理而徒急一時之近功是以實材未興公道尚晦紀綱弛而未振民俗弊而未蘇貪墨尚多而士節未勵取予非宜而蓄積未豐至於實邊贍用曾無成效陛下盍亦察其故乎願陛下毋為茍且之計必求至當之理將立一政必稽其所敝而毋妄於興作將用一人必察其所安而毋輕於許予詳思熟慮而後發謹守固執而行焉則移風易俗富國

强兵之效皆可次第而舉矣臣不勝拳拳臣謹對

劄子

統縣本末劄子

按通典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京師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國朝之制縣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下衡之五邑由中興以來版籍日登皆萬戶縣也升降等差

近歲闕而未講今姑從九域志所定且考其廢置之由而書之山川風俗人物貢賦別見他條縣民先書者郡所治也緊衡陽縣本漢長沙國酃縣地東漢長沙郡吳置湘東郡分烝陽立臨烝縣東南去酃縣十五里晉因之太元二十年省酃入焉宋齊梁因之陳太建七年割縣之東鄉置新城縣隋平陳置衡州改臨烝縣為衡陽縣按酈道元水經注云烝水至湘東臨烝縣北東注湘今縣所治是也縣治本酃縣地而縣界所底則烝陽酃

新城重安湘鄉之地皆在焉中茶陵縣西漢屬長沙國新莽改曰聲鄉東漢屬長沙郡晉屬湘東郡宋齊梁陳因之隋廢入湘潭屬衡州唐武德四年析攸縣復置屬南雲州貞觀元年南雲州廢因省以其地來屬聖歴元年再析攸因故縣復置晉天福八年馬氏建天策府割屬潭州本朝復來屬紹興九年言者以縣當廣東江西兩界寇賊出没不時詔陞軍領知縣事曰茶陵軍使兼知茶陵縣事云元和郡國志縣南臨茶山故以為名中

耒陽縣本秦古邑屬長沙以耒水得名顔師古曰在耒水之陽也漢高帝割長沙南竟置桂陽郡領縣十一耒陽其一也新莽改曰南平亭東漢建武中移桂陽郡治于此今縣西猶古故城梁元帝時隸東衡州梁陳間縣在鰲山口隋平陳更曰淶陰始隸衡州唐武德四年父老以鰲口不便為言還治舊地復今名中下常寧縣本耒陽地漢屬桂陽郡吳分耒陽置新亭晉屬湘東郡隋隸衡州舊治三洞唐神龍二年移治麻州開元九年徙

治宜江天寶元年更今名下安仁縣祥符圖經云本安仁鎮後唐清泰二年割潭州衡山縣宜陽熊耳兩鄉增其地置安仁場寰宇記云周顯德元年以賊亂燒掠移置宜陽鄉本朝乾德三年八月詔以衡州安仁場為安仁縣咸平五年析衡陽衡山二縣地以益之徙治永安鋪

論湖北田賦之弊宜有法以為公私無窮之利劄子

某竊見重湖以北民間利病其最敝者田畝賦役之無

法豪姓得志而貧弱被害自税籍壞亡數十年來在籍之田視昔不能什之一豪民强有力并包隱占漫不可考而下户僅守其業往往又為侵漁故田訟最多且久而不决為無定籍可攷易以相昏州縣用度不給輙隂以取之民又巧為名色多於賦什六七豪民占田一畆輙十數倍猶供也而官吏或以事之負曲頗寛之以窒其辭至貧弱則甘心而不之恤故常以一畆之田而出數畆之賦如米曰上供錢曰馬草皆額外歛之而役錢

歲增今巴陵畝至為錢二百六十有畸而倉例受民輸者既三加之又五加之一斛之苗幾三斛有畸而未已也非此則州縣無所取給但貧富不均貧者偏受其敝彼公田不決至有西邑之民互相侵奪官不能禁近臨湘有佃官田者與巴陵民田互爭久莫能平遂至枯力以求勝兩邑之田且無定界此何法也然欲特然舉經界之事則恐難與慮始之人必且駭擾莫若徐而正之苟於給佃之時以所請之田做經界法丘計畝度而後

給焉則豈惟杜昏誣之萌亦因以漸補税籍之闕至如訟田之家率推此法定之徐之以歲月則田畝之訛略者或寡矣湖鄉民瘼無大於此愚見以為欲有以捄之當先正其本自田畝始而後賦役可均爭訟可息無橫歛之名而有足用之實此非可以茍且應事為也區區千慮之愚節下試察之願為公私無窮之利幸甚

論保伍劄子

某聞邑尉之職推索姦宄以起端緒竊謂端緒之起尤

先于保伍古人聯屬有法以成守望相助之俗然猶旦作暮息有閱其出入于里門者故姦宄無所容亦無浮游自恣以逞于惡者此最弭盜之良策今保伍團結之法亦粗舉然皆一時苟且其間遷徙不常徒具文書初無紀律容止之姦浮游之不逞往往而有乘間竊發以害善良吏無以盡知雖使日馳郊野何補于事近聞議者有言不許一家獨居須數家為鄰意防頗近于古愚慮欲推行此意凡同保必相附近居止不得隅潤庶幾

易以稽察又都保之長必擇衆所信服稍可倚仗之人下至大小甲頭亦于其衆中推有心力者為之委廵尉自新編排結罪立賞申嚴條禁設有遷徙往來小甲頭即報大甲頭以至都長申官畫時除附每月廵尉一加檢察各保取見有無停留并出外私幹保明狀萬一姦盜竊發蹤跡所起保伍遞報即聞之官用力追捕亦易為力一可以安和鄉井二可以屏斥姦盜此事初無煩碎迂緩若聯比整肅終必得力如有可采乞賜行下仍

給牓約束施行

又小貼子

本路州縣多有湖濼其中漁船等户逐時寧無載遞水陸隱伏或致姦惡往來其間欲將有船人户皆以大小編排籍記如保伍法遞相保委亦可以稽考湖盜又所在坊場去處工作之家聚而牟利皆四方來集舊未屬保伍往來自如其間豈無亡命不逞欲將坑場住泊人家勒買撲頭首如保伍法編排有違犯則頭首同保均

坐或可以少懲浮游自恣生事之人二事如可采併乞

行下給牓施行

論迎送出郊科歛鄉保排辦錢物劄子

某竊見湖北民受重困甚於他所如上供米馬草錢猶曰歸之於公未可輕去其他横歛於民者非一其最甚無謂莫如鄉保之排辦夫部使者之循行守倅令長之到罷與夫勸耕出郊之舉州縣共張職也而今州縣廼責之鄉保凡次舍宿頓之所苟有所須一取諸民且什

物之備猶可為也而米粟酒殽饜飫吏卒以為未足又奉之緡錢滿欲乃已不然捶傌羅織必加之皐州縣習以為常公移文書責之巡尉以如法排辦為言巡尉輙差弓兵監勒耆保耆保又分之小保若錢若米多者戶為錢一二緡米十數升少亦不下錢七八百米半之有一歲至於再三者唯當驛路都分尤被其苦皆以為供備上官不敢伸愬且都分之民營葺鋪堠修治橋道皆出其財力官但責成不省其費固已不堪今州縣又不

自任共張之職一切責辦之徒以奉一時吏卒之欲曾不顧恤實為民間重苦竊料仁人君子必所不忍恐未有以告者區區輙敢犯分白事欲乞矜憫農民稍重基本行下州縣罷鄉保排辦迎送出郊供備錢物之事嚴戒巡尉不許差人監勒率歛必坐以法令後供張止責州縣如職庶幾少貸民間科歛之苦一路幸甚

論州郡禁軍弛惰宜更出戍以習之劄子

某竊惟國家養兵之費獨步于前代顧不憚蠹天下之

財以贍此輩正藉其勇力為國武衛今出屯諸軍謂之王旅其竄名偽劵未必如尺籍伍符議者亦屢建言然其討治訓閱尚且法設揞尅使令未之能免而或者行伍之間强弱猶相半不至盡弛廢也此事係國論之大顧亦未敢妄言而州郡所謂禁軍合天下蓋以萬計竊聞自先朝分禁旅就糧諸州往往平一海内之初皆此兵耳今州郡闕額不補癃弱怫汰僅以給使令而教閱之事漫不加意間有舉行亦徒文具平時月廩歲衣郊

賜其費不貲往歲纔有戍邊之役多憚于征行驕恣邀求幾欲生事而其人又非精練可用之人外郡微有竊發之警動輙奏請屯兵始能集事不知州郡所謂禁軍果將安用比來將鈐行部閱實然亦不過具文未聞有某郡之兵可用也愚見以為必小有更張之事非大有廢置但因舊法而行以更戍假設甲州禁軍額五百人中分為二上下半年更迭出戍三百里外之州都監習兵事者充更戍官他州皆然乙丙丁等州復以二百五

十人更戍甲州一州之兵不足則餘州足其數或他州不足以受二百五十人之戍則又分之若甲州之兵戍乙州則不必乙州之兵來戍甲州其在三百里外之州皆可分戍且無拘于路分至下半年甲州出戍之兵又不專于乙州彼此更迭循環無窮常令諸路帥司通融撥發凡其衣糧悉就所戍州對支願分留券以贍家者聽分三之一以報所戍州減之旣遣出戍必不敢以癃弱充數又自有主戍之官閱習之事可以責之曰講帥

司歲一遣官點閱之視其精否為戍兵官之課賞罰隨之彼之責既專非如州郡泛泛舉行而已半年出訓治而輟又習于征行萬一猝有調發不以為難且廩賜本無增也俟其行給小券所過計日給之凡更戍之時皆以春冬給衣之月支衣即遣則其行裝亦易辦集官量立出歸犒設之格每二百里只五百又百里增二百多不得過一緡則州郡亦無甚費果施此策數年之後州郡禁軍必有可用之人非惟廩賜不至徒費抑亦武備

由此修飭若論目前似不若具文之不難除以歲月實關兵與食之大計大丞相為國深慮必不苟且願建請而施之天下幸甚

論驗屍科擾劄子

某竊見州縣差官下鄉驗屍其被差官例差公人一名作先牌名目預去地頭追集鄰證排備法物所差人往往傍緣追集排備之名因致騷擾間亦交通情囑作弊非一某愚意以謂被傷致死其主名坐罪法之所當然

而鄉鄰為之擾動巳是無章况又旁緣生事不惟鄰保
重困而交通情囑變亂詞節若被差官一時不審多為
欺蔽欲乞今後驗屍其預先追集鄰保排備法物止得
差地分都保幹當不許先差公人庶幾保伍細民可免
擾擾亦可以少杜交通變亂之弊如有可采乞賜施行

論軍須禁物商販透漏乞責塲務照驗税物申

明法禁劄子

某伏覩條令軍須禁物止許商販至近裏州縣又於置

買處官司以物件給據所至照驗法意切至比緣場務
唯欲掊趍不計利害藐税客擔無復檢點姦商得計往
往冒禁販軍須之物不止於近裹州縣遂越至緣邉因
而透漏利之所在既陰聽之何所不至近巴陵道間逆
旅有夕而火者室廬一空行商托宿于其家負擔適遭
焚爇郡疑有姦檄往究實乃見煨燼之中鰾膠狼籍計
火所餘尚數百斤試詢其故云由鄞浙而來將趨荆襄
蓋起發經由例曰藥貨未嘗給據照驗竊詳鰾膠為軍

須最禁之物弧矢之器尤資其力所見之地甚欲得之比之私商榷貨利害相絶彼但虧減國課非能為軍旅强弱也故軍須等物立法為嚴不許至次邊縁邊深防透漏今以場務急於税錢寛剩乃為不開籠之説以誘之姦民嗜利禁猶且抵冒况又為之地於是公然商販於非近裏以至次邊縁邊徼倖於外客貨易以侔厚利似聞外客高價傾募而州縣亦怵於税額增羨雖知而不問且場務所得一擔不過為錢一二百文乃至決棄

禁防陰縱姦商以資外地為利甚微所害頗大若不深
絕其萌萬一透漏雖盡誅經由官司亦徒無益愚見以
謂以擔收稅之利固不可增但須檢計物件以杜透漏
輒不自量犯分白事欲深戒塲務爾後商旅過稅止用
舊例計擔收錢不得增加若其稅物須索見起稅公據
件目照驗放行仍聞之朝廷申嚴法禁應於出產地分
置買必從州縣塲務具物件給據指往近裏貿易非惟
可免透漏之罪庶幾軍須之物不至越禁資助姦敵委

於國計利害所係如有可采乞賜施行

論招填弓手劄子

照對某到任交割據合干人供具本尉弓手元額管一百二十人見管五十九人見闕六十一人除已具申州縣乞行下招填并乞將元額合支月僱役錢樁管以備招填弓手按月支給緣本縣地分濶遠并有湖濼緊要弓手廵捕欲乞台旨行下本縣專一收簇元額月僱役錢應副按月支給仍乞降榜下本尉日下招填足額庶

幾不關廵捕

論弓手請給劄子

照對弓手月給僱役錢合係本尉逐月具名劵赴州幇勘繳旁赴縣庫請吏責管弓級交領發下本尉當面監散庶得均一亦無冒名減尅之弊某今照得本尉弓手五十九名其間請月僱錢並各先後不同或方請到今年正月二月又有多借過至七八月顯是不均蓋緣尉司自來不置弓手請受簿又逐月具劵亦不經官點檢

方赴所屬幫勘其庫司亦不照劵旁支錢發下本尉當面給散止是各人逐時具狀隨人情借兑以此或拖下或探支本尉更無以稽考照檢某除見勒合干人自新置簿并逐月具劵須經本尉當官審對方赴所屬幇支今欲乞台旨行下本縣逐月須憑本尉繳到劵旁其間或有因差繁難及遠出捕盜探借月分劵旁到庫照元狀月分折會其無探借人照旁一發支給責付當月管營交領下尉司當面給散不惟可以杜冒請兼亦勘支

欽定四庫全書

省齋集卷六　　宋　廖行之　撰

書

為長兄上徐倉書

某聞儒者處天下事行之其上也其次乃言之而其有益於世均一功爾行之者非無取乎其言顧道與時偕推而措諸事業而澤及乎生民蓋其言見於所行天下皆上之而儒者亦自以為上也至於言之者亦豈遺世

獨善徒載之書云爾茍其有益於世心懷是言而位未
可以行是則亦可噤於言而不以告諸可以行之者茍
以告之而其言得行焉猶已行之無媿也是以古之君
子不敢枯於位而輒廢其言蓋昔者周公之東征最為
王家安危莫大之舉而民有十夫顧得以贊其策春秋
之際雖輿人之誦而國事聽焉後世有如漢陽之士寓
其意於拔薤亦微矣於時二千石納用且足以裨其治
古之君子相與成就事功類如此往往行之者與言之

者合而後利澤施乎世某凡庸卑污誠未足以望古人之萬一苟有一得皆得以自展顧某亦嘗學古而妄意為當世過慮方閒途塵埃掁楚之卑然不能自棄時有所見必以告諸行之者矧令閤下尤世所仰望於行之之切某是以敢悉其所嘗言者併以告焉亦自信於儒者之所當為者如是詩曰告爾話言順德之行某所以效意於閤下者實有見於此干冐戰越

代梁幹上王相書

某聞古之君子有志於斯世葢有所甚樂者夫表立時流凌厲羣品垂光九霄之上揚徽百代之遠身名俱榮如是世以為樂而君子視之狹焉曰淺之為丈夫者苟專於已則世亦奚恃世惟君子之恃故天下樂得其欲曾謂身謀足以如此古之人寧後已而先人使天下之人由己達之由己用之而若己有之誠有意於斯世欣然自得與天下同其樂大抵若此而唐世之事猶或可鑒方裴垍官西掖人亦汲汲自進爾而獨以一時人物

言之吉甫藉是得人稱道翕然而不知自埴發之他日天子以之任公卿既進當國持法嚴甚莫敢謁以私疑若善自用者而乃益致意於甄擢選任之際究觀埴之始終其心休休焉求之古人可也古者盛世士有名一善挾一策輒為時須無或捐棄由其君子皆謙而義介而公直而不有逸而能濟其功業崇立而利澤悠久顧其人邈矣今觀諸詩猶足以探其心之所存且咨嗟咏懷人孰不為己思詩人則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夫思

不慮己而以懷人位不私己而以寘人豈謬於取舍而趨於矯激者將以求其所甚樂是固不以己之隘而易天下之同詩人類能言之世道衰微裴垍在唐凜為人臣之盛節然而豪傑之士不係於流俗也竊惟某官閤下以學問文章師表多士而勳庸績惠蒙被生民有不待誦說天下皆知之而其所以大過人者葢某始聞閤下立朝之日士有一緊輒布之同志以發揚成就之于時陰受推轂之賜而莫知所自者往往而是若某之先

人亦晚而後知薦口之動三代以還人臣莫大之盛節
閤下率以為常而不名其功古之君子正如是耳乃今
居籌帷密勿之地朝夕助天子講論經理敘進人才是
以天下士皆願灑濯磨厲以聽於下風亦知閤下曩者
薦士之心當亹亹益不倦此天下所共仰望者而某私
自念先人受知之舊某又嘗辱小異之顧是非曰無因
而至者且唐之世有除吏八百多出於其舊意以為非
舊何由知之知之審故用之不疑也某之不肖豈敢自

附於古人而閣下乃有志於古君子之所甚樂者竊不自揆庶幾於舊儻以備除吏之末或有望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干冒戰越

代上湖南趙倉書

某竊嘗聞之古之君子非徒學之為能學而能用之之為急也夫伸其佔畢博觀泛覽以誇耀流輩曰吾于天下書罕未見者是固以該洽淹貫取先一時徐而驗其所行則懵然若未知書者葢自吾聖人已有雖多亦奚

以為之歎且詩三百篇吟詠情性出於一時風人之作
自更聖人之手往往意醇理到足以警發乎志慮而成
乎事業苟有得於斷章達之於政非徒誦説而已不然
徒誦之多聖人所以重歎其奚以為也當是時子游氏
嘗用其所聞學道之言卒成絃歌之化聖人是之凡古
之君子有得於學出而施之雖片言皆有益於治況乎
深於六經因其所遇而用之犂然應古繩墨而不肯鑿
為言則夫講摩之精舉錯之審素其位而行其學宜後

世之廪然獨有見也恭惟某官閣下以間世之賢踵周召之懿刻意學問有甚寒素往時收巍科以儒雅文字之業自致青雲此固天下士仰望而歎服至於外補州縣所至稱最内遷鵷行朝著歸重是其學之能用隨應而宜非若無所得於中而泛泛於其外也乃今來按湘楚明天子出少府節周視朝行以閣下為可使故舉九郡數十城之權盡付之此豈專於阜通斂散之寄哉而閣下獨能體九重臨遣之意不負所學始至所部上謁

學宮而祝之史辭於皇華之詩深惟每懷靡及之意而
自詭於訪問忠信之士斷斷誠實期於有行夫後世喜
名以譁世未能知効一官輙以周孔自命憑私臆决惟
自是其見而善利之不察毫釐之差卒以禍天下而不
悔而閤下乃思不出其位僴有取於是詩心平氣和志
一慮審將無媿於古益周人遣使之際以為言之不足
而見之歌詩於鹿鳴之三其意不苟昔者叔孫穆子僕
僕重拜於五善之獲不啻於加籩加幣之貺豈非訪問

之善無遺於下而畢達於上治道源流無大於此周人之德意志慮無所隱於民而其民和悅以正王面則是詩之不徒作也閤下於祝史之辭請事斯語聖人復起吾知誦詩達政之歎不復發矣繼自今重湖之遠如在陛堂之前幽隱畢達善類有所恃而愉枉屏息皆閤下用其學問之權輿也雖然所貴乎善學者不局於所得充而弘之所得益大故不忮不求之詩子路既有感於中誦之終身則聖人又廣之使亹亹不已以極夫高明

光大之域古人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次第而推之若
出於其素豈非充其學而大之之驗歟皇華之詩周人
遣使之意至矣而他日仲山甫明命是賦之美見於吉
甫之頌而其文武剛柔之懿內之以事一人外之以發
四方所以中興周道而為烝民賢能之稱首則又其學
之推也閣下之學本於六經其取而用之者輙當於道
由是而推之他日謀謨廟堂調一天下仲山甫之事將
又有望焉某不肖方泛然為譊譊之習而未得一語以

為據竊窺閣下祝史之辭而願私淑艾於君子之教故於造見之始輒序其說以求正焉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閣下進之干冒戰越

代上武岡守書

某聞天下之事其濟否在人而其所以濟否者天實為之凡世之所謂得喪窮通吉凶禍福夫人朝夕憧憧於其間喜得而悲喪榮達而陋窮歆豔於其吉與福而困頓於其凶與禍往往情炎乎中爭出其智巧謀奇發以

競一旦或者偶遂其願欲則哆然自憙以爲之能而其

齟齬沉滯卒不得已乃歸之於命彼蓋未知其濟否皆

聽命于天也吾嘗求之天矣其亦果與斯人相授受耶

則未嘗有是迹也夫未嘗有是迹而必曰聽命于天顧

天亦有以托其權者云爾令夫當世有位之君子其喜

怒足以爲斯人之休戚其予奪足以爲斯人之升沉夫

人之遇與弗遇皆決於其頤旨進退之間此固天之所

以托是權者而非偶然也韓淮陰崎嶇屈折久困而不

得遲晚乃遇蕭相國言之上卒賴其力以就功名魏尚雲中之代法吏繩以細故他日文帝納馮君之説乃起於廢棄之中而齒二千石之位蓋人皆爲韓與魏遭逢之慶而不知二公噓枯吹生天實假以是權而濟之故夫昔晦而今顯久滯而忽通皆天之所爲而其遇則固有時也蓋某之父頃爲新學教官實以朝命來辛勤於溪山之中與猺獠居逾三載幸無闕事新學教官法滿三載有文學之賞昔郡既列上于朝而有司持之未決

令又有審核之命須大府保實則其濟否在此舉也伏惟閣下仁賢之德淵于縉紳之間矜窮振淹樂於推轂如水火之燥濕蓋其天性令居二千石之重千里吏民奔走歸赴以淵慰所欲是誠天之權托於閣下而某父久於困滯一旦有此遭逢其事之濟可卜矣而獨以久旅困於無資淹滯京國不果躬拜堂下以請而某實來覼某一介寒酸之士初無左右之先容今日之進得拜道德之光華此亦天幸而某父之請遲回數載乃將藉

閣下終成之則是遇也其不謂之天耶天將濟之而閣下實司其權則某父之望閣下獨有二天矣韓魏二子之已事固非其倫閣下則蕭相國馮君輩流也故於進見之始誦其説以獻惟閣下幸留意焉

代見耒陽蔡宰書

某聞天下之勢有輕重緩急之宜而其施之當否則安危治忽之機倚伏焉蓋嘗出於兵民之間而生於疑似之際衆人不識也屬時升平内外無患衆人玩於安而

不察其機疑其無所復事於是乃一切置之於輕且緩之域故其極也天下之勢病於兵弛而威褻矣一旦設有風塵之警則向之重且急者又舉而歸之於是而民疑可弗顧也於是輕與緩之弊悉以施之而不卹故其極也天下之勢病於民賤而邦本拔矣疑似之際衆人撫其機而漫不加省每每舉其勢而倒置之以敗天下之事是可為長太息也大抵天下之患常起於兵民之勢苟輕重緩急之極於一偏則安危治忽之機所由以

發惟夫明於天下之勢而深識其機無惑乎衆人之疑似者然後足以語此則凡分憂九重當人民社稷之寄者不可不察也共惟某官政事術業得於先正之嶽範施設注措運斤游刃曾無凝留加以長材遠畧過人數等方吏風之弊視百里之卑且煩皆顧而之他而能傑然不為陳俗之累俯為斯民入此儃步其心休休然兹執事之雅意而無負於食人之食謀人之事矣况夫耒之為邑困於積弊吏姦民病餘風未除而曽不鄙夷忍

屈大手以剸裁之則某前所謂輕重緩急之勢審已了然於胸次矣國家休兵埀三紀年生聚教訓兵民兼裕上天悔禍聖天子念中原版圖之未歸慨然興師以慰謳吟思漢之俗調度餉給悉舉以法某嘗於屬民布詔之際趨走往聽渙號之頃為民而下無慮十數丁寧惻怛惟恐斯民或受一偏之弊有以仰見九重之上深懼輕重緩急之所在天下生民之福也執事承流宣化於民特近應倡而和視儀而從亦食焉而謀其事者宜為

之風而喜執事之福此百里也旦旦而造于庭竊觀政術退而思所以言者將為老生常談道古今而譽盛德是豈執事之所樂聞抑亦不忍為此面謾也則莫若述九重之德意吏道之所奉行者而推廣之庶幾文際無媿乎古人故敢以是說告執事以為起予乎則賤子遂有一言之遇不然按劍而相眄則當安妄言之譏矣亦所不敢避也干瀆威嚴伏增震越

寄耒陽宰書

某聞物不得其平則鳴鳴物之情也顧聽者喻焉弗喻滋不平矣夫是以鳴不難而難於遇聽者之喻茍聽者喻焉雖一鳴可也某士也而依於農士以道鳴者也異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庶幾有見于世固必有喻之者若農則任地之征以輸于公上為職彼姦吏或依勢倚法以侵苦之此其不平之尤也非於邑大夫之賢而鳴之孰能喻此葢某之不平之鳴輒幸執事垂意而聽焉某先疇百畝之私托君子仁惠之澤征于縣官者歲有常

籍可考也葢凡三鄉之數為免役之錢三十七千九百有畸為木麥折稅錢二十四千八百有畸為苗斛一百三十三有畸歲而輸於郡者率先縣官之程若今歲夏輸在於夏五月而秋賦不越歲顧奚負者又自言于郡下教于邑亦冀督賦者有所據依固非詆讕以欺紿徼幸也今乃繫其人而咎之未識抵罪之由或曰縣且斂取稅錢也是必不然國家什一之法葢具在也用民之力則有免役之征計稅凖物則有木麥之征則壤賦粟

則有穀米之征天下均之豈獨一縣也今謂復取稅錢則視木麥所折之稅為何名是殆違律加賦縣不應被此不美之聲此殆姦胥汙吏志於得賄妄以非欠之人嫁惡于邑以暴其若無所私者至其行賂自免往往掩護不言大抵公賦奪於冥冥之中巧為營誤雖使神明之政隳其計而弗暇察且貧家初非違限本無逋欠乃埶其隸不用郡教不顧國法杖而苦之將淹留困辱以取貨此情亦可見矣執事慈祥豈弟吾君所寄以字民

者也彼胥黷貨爲務烏知損執事體國愛民之意葢朝夕詣説于前者他人不得而先也然某竊謂天下之事顧其理之如何古人以為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可與智者道若執事古之卓魯洞知情僞篤於信詘第未有鳴而告之耳某輙一鳴焉惟執事聞其聲而喻其不平之實反之於理而求之令使輸其賦而獲罪則為善者懼矣惟執事可以喻此干冒威嚴俯伏俟命不宣

上王判院書

某不佞自束髮讀書不喜為記誦章句而獨深求古人之用心究其大歸而要其可用之實亦頗見梗概卑益伊傅其平居講習之事古書不可多見自其謀謨訓誨措諸事業者以遡其心彼豈嘗試文字間而無所根本遽能及此後世學者不讐於是始有兩途之說或者假以自葢其非而行之於事論學者必上之夫古人日用之常顧不如是也某竊有志於此久矣向者束於舉子事業反復思之非是無進身之階獨不能為媢時之習

坐足久困場屋垂三十年自分無以投當世所好此心耿耿每亦自信曰豈今之世舉無一知己者歟其遇不遇則天也去年春又挾其說以試於南宮蓋五至矣人皆謂其益復不合而乃遇焉莫知其故徐而聞之朝廷頗以一律靡麗為厭而鉅公碩學典司文衡確然以純實忠信為務振淹拔滯往往留意於古顧某區區獲預春風桃李一根之數果其不媚時而適有遇歟亦不可知也是以未敢有所私謝誠重此舉耳夫以文衡鑒裁

之公於其謝與否固所不計而某獨懷是以為苟知已者古人不忘報也天幸吏銓應選調尉巴丘試吏且數月稍稍采知閭閻吏治之實湖鄉自更搶攘凋敝未復官府一切政事叢脞巴丘為甚戎備廢闕僅給使令胥吏猥慢不閑繩尺某第隨力之所至而葺之不敢矯亦不敢惰然此特一尉之責無大休戚就令某能稱職亦細故身不足為門下報竊惟閣下以將明之材被臨遣之寵人皆曰奉使有指正以督視郵置郡縣承望競以

治傅舍敦文書為務唯恐一旦英節按行二事有闕文移急於星火工役煩於督責僅可美觀矣某獨以為郵置之事則有司存平時專之以廵轄之官督之以提點提舉之職固不廢也上有隆指屬之節下夫豈能知之且古者天子遣使以循行天下於周為盛送之以禮樂而皇華之詩歌焉其詩果何謂哉五善之意叔孫重拜而不敢慢方周盛時天下之人才政事風俗財力莫壅於上聞制治保邦曾無遺慮皆賢人君子之功今觀烝

民之詩其誦仲山甫悉矣古事大抵若此漢世以逐捕
盜賊而出繡衣以印符請吏而遣中郎君子皆不以為
宜獨汲長孺頗知大體謂越人相攻不足以辱天子使
者至河内之行以家人失火不足憂而便宜發粟振水
旱之傷寧矯制為之武帝亦賢焉而弗加辠古人用心
學者宜考之方今聖天子在上内外各安其職未嘗輙
命一使傳舍文書之事豈其煩四牡驅馳數千里之役
哉竊料節下是行九重眷顧東南之地遠於朝廷人才

之通滯政事之當否風俗之美敝財力之息耗須循行
省察之而不欲以是名者殆謹於命使以為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姑借郵置為名爾節下以鵷行之尊日
侍清光必德意之知志慮之洽乃今乘軺擁節為天子
命使皇華之善烝民之賢能正其平居講學事出而施
之其用端有在矣且某一介猶知守所學不憚於出位
苟有所見輒言之而在位者亦嘗采其一二顧於門下
思所以展諸生之報尤不可憚已輒以其嘗所為白事

命我以是名而我各安於其分毋違乎天可也遷其故
而嗜其誘濡其淳而損其眞則一者反矣天且治其僭
使起居飲食之間嘗焦然而若有所歉欲不安得乎昔
子路之於聖門嘗發何如斯可謂士之問而夫子惟曰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而已夫切偲以勵朋友而講磨其
道德怡怡以處兄弟而不失其友于之愛夫是可以謂
之而無忝令焉不此之學而襜如翼如理衣製逞顏色
求與當世之等級遼絕者抗禮此聖賢不獲已出而求

濟天下之事豈窮於陋巷者之所當爲哉彼耕者斵者計者終身不敢舍其一以外慕而士且倀倀然叩戸隨塵求以膏其吻燥寧不爲若屬所羞故古之人制其見君之禮者自卿而下達於庶人莫不有贄以藉手而士之所執不羔不鴈不鶩而獨以雉貴其有守也雉之爲物介然有守故製禮者采之以爲贄而士且執焉而不自警省可以人而不如於雉乎昔有蕭然布衣窐相欲一見之而一旦郡縣小吏𠲛呼其門則攝衣從之命之

役則往役如此分也然今滔滔天下喜圓而惡方貴通
而賤守羣居鄉井苟有人焉蹈規矩守繩墨不忍褻天
之所畀則必共指以為異而譏之而笑之而疾之不曰
固則曰矯不曰矯則曰亢直使斯人刓削其銳而磨湼
其素與之俱靡而後已豈不難乎其為士而或者猶有
望於先達以主盟之乎恭惟閣下海內之名士而吾黨
之所依歸自少以高文奥學鼓行士林舉天下數千百
人聞其風皆拱手畏避莫敢與抗而又斂其華而大秀

發於堦庭之彥此蓋為士而不渝其一之明效非偶然也況閣下以天子之命出於部使者總湖湘九郡三十六縣之衆於衣繡持斧之下其地位非不隆重而閣下處之以平易應之以直截宛然如在其齋閣時而用之於民則民悅必之於天則天應活數千百萬烏鳶奪食之命於旦暮呼吸之頃夫豈非行吾之誠學則隨所感召捷焉如響可為他日格君心之驗乎某銜之人也幼與伯氏俱學為士求續箕裘之遺緒不幸先人蚤世

懼無以庇而伯氏遂俛焉而冒其澤非素志也一尉十年秩滿歸來無一可以悅親而某又甘心遠屏恥與出力以覬闒達祇自苦耳而閣下獨有意於收録某於是乎緣納懇獲登於其庭而少望其風采焉來居是邦而不能親炙乎大賢以為之楷式是不知也知閣下之賢綽有前輩之流風當亟見之而瑟縮至今是不勇也既見之當有誦其所學以質疑而區區持此熟爛腐壞之常談是不學也三者而居一未有不為當世之所絀辱

以為中興之本見於此詩則亦歸之任使賢能之効徐考其所稱賢能則一樊侯而止耳夫侯亦何若而獨擅賢能之名專賢能之功哉三復是詩而後有得於侯之梗概顧其粹於德敏於學篤於踐履處之中外之任而無不宜委之君民之寄而無不愜而侯之所以堪此者惟其保身事君之兩盡其道不偭不畏之兩適其中此侯之所以備明哲之德而擅克舉之美也歟嗟夫天下之事惟其兩全之難也張禹孔光梏於保身而事君之

餘耳乃者奉天子命來典吾州顧一郡何足以展胸中之寄然方流俗漫漶一切苟且往往封豕橫陳碩鼠偃蹇其悍者直驅冒沒而亡所憚其庸者蓄縮畏避而不敢發風俗之綱維幾於放弛而不復存閣下則獨廪然特立憂民體國發於至誠事有切於利害他人陰拱熟視則上聞之章已徹九重而未然之患因以銷弭吏有殘民漬貨他人營護延譽欲羽翼之而老案亟行竟以斥退而餘毒無以稔禍至於孜孜教化而絕意於功利惓

惓撫字而薄用於刑誅凡此皆後之君子勉强其一二而未之能而閣下乃優游安閒舉措不愆昔之雷同隨聲者莫不竦惕退聽而善類欣然舉有生意誠是頹波之砥柱朝陽之鳴鳳甚盛甚美而某郡人也曩閣下賦政之初滯留他郡既而歸夫人皆能為言閣下為州之大槩駿發明遠仁恕愛利之意具是矣以今視古烝民之賢能殆無二轍然某今日之來亦豈徒道古今譽盛德志於貢諛取說而止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

實難古人以為儆東海薛贛君所居可紀為漢吏師獨有不吐剛茹柔一節異時煩碎之譏不足為累而鮮嫚謾欺之語奚為而蒙此世固難於不渝也夫君子之所為非期立異於一世往往趨舍之意分而美惡之形立醜正之徒煩而為善之類沮轉移於流俗雖豪傑有所不免要其所由庸非明哲之不足而克舉之不力耶夫是以烝民之賢能曠千載而不一二見閣下乃獨有聞於斯世誠願深惟保身事君之道終守不侮不畏之中

則事業之光華利澤之悠久安於君心而答於人望如
樊侯烝民之美將無媿矣某一見輙吐其胸中不得已
之説人皆以始求深之戒危之某則以為士君子之交
際貴定於其初抑亦詩人愛莫助之之意未易以俗見
觀也閣下勿過其言庶得伍挍䟽之列而逃旅進旅退
之誚幸甚干冒戰越

謙子定劉氏書

夏曰御龍代為著姓漢有北郭今猶儒家幸邑里之

相隣而聲猷之素洽是以致求婚之請亦既聞報可之音伏承某人令女毓德慶闈宜稔肅雍之敎而某子某服勤素業方循謹信之規由姻黨之有連乃許纓而得請敬以五兩前矣有慚不腆之儀將其百世頼之永締無窮之好

謙子納幣書

禮重於婚蓋嚴二姓之耦幣將將其敬敢伸五兩之陳況得請於姻期將撫有於而室有懷種玉聿來雙璧之祥

引領宜家彌切三章之詠

豐侄納幣書

婚姻之好相得甚親恭敬之將不腆是懼已輯百年之契肆陳五兩之儀同心而臭如蘭既遂綢繆之意之子而宜其室行觀雍睦之風

五一弟定鄭氏書

石室名宗載謀擇壻朱陵餘子誕卜宜家曾平時楚越之遼乃一旦晉秦之契殆由天幸夫豈人為伏承某人令

侄女誠甚閑有責當時之内行而某弟某儒書粗習猶慚孟舉之知名冒焉乞婚幸甚得請妻之兄子尚憐三復於斯言有此王郎彌仰一門之阿大

回王氏許親書

衮衮源流方行河汾之慶早早門閥但餘北郭之名惠然媒妁之言顧以姻婭之舊致書來聘發幣有輝伏承某人令嗣詩禮蓋由其世家而某女子絲枲方從乎姆教幸甚金蘭之契惟其臭味之同三復白圭夙已聞於

善學此真佳壻令尚續於流風

回王氏納幣書

即舊姻而尋好顧何事於繁文發重幣以踵門且復將於重意申固百年之好光華六禮之儀天壤有此郎佇諧阿大之望門闌多喜氣會見少陵之詩

回劉氏許親書

男婚女嫁宿有成言昔往今來迭相結好於儀可畧而禮方新伏承某人令嗣學以美身況羯末芝蘭之輩行

丞相諸孫典刑弗墜大夫遺緒閥閱僅存伊門地以何侔惟儒書而是契話言前定篚幣鼎來伏承某人令嗣耽味簡編甚於寒素而某女子服勤鞶帨安此清貧孰黨友之傳音遂婚姻之締好豈其魴鯉可量輿寄之高幸甚蒹葭將倚光榮之映

代回胡氏許親書

葑菲何徵莫稱采求之意絲蘿有託徒欣攀附之榮方針芥之相投見金蘭之永好伏承某人令嗣鄉評行

藝素推月旦之聲而某女子笄歲容功粗習姆師之訓好語屢勤於媒妁嘉音特枉於使人猥辱撝謙欽如明約

代求范氏婚書

武子之德在人流光甚衍儀父之賢有國遺俗僅存敢徼福於高門願請婚於下執伏承某人令女閑七篇之女誡早聞抑抑之儀而某子某守一卷之古書方謹譊譊之習惟臭味相同之契且話言前定之堅初其占之

既諧懿氏之卜謂可妻也遂依夫子之門將照臨於哀宗抑撫有於而室其為幸會莫既敷宣

代言定書

奉百金之季諾恪垂鎮撫之私訪雙璧於雍田夙契婚姻之好既齋戒告神之始乃敬恭將幣而前伏承某人令女越良臣之冑而閑閨闈之儀而某子某吳舊姓之家而謹詩書之守惟茲二姓之合其將百世之依匪伊人謀亦有天幸一言即契義深切於斷金五兩粗陳禮

第慚於垂橐

代回定書

起家勇爵敢擬清流擇壻名門乃得佳耦徵兩石一丁之訾信二人同心之堅發幣鼎來占龜告止伏承某人令嗣天祿閣之英冑官簿方張而某女子函關令之故家閨儀粗習屬漂流於異縣因邂逅於聯姻天壤此郎果大踰於素望門闌喜氣會少振於哀宗

代回定書

邾國早微況其遠裔周宗蕃衍燕及後昆顧門地之非
侔惟儒書之是契伐柯洊至發幣鼎來伏承某人令嗣
二千石之賢孫箕裘不墜某女子一畆宮之素教蠶織
粗諳重緣臭味之同不棄菲葑之陋河海潤百里既相
忘道術之中金蘭同一心宜遂締婚姻之好

乾隆御覽之寶